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三輯

第七十二冊

黃山書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三輯

第七十二冊

黃山書社



(明)管志道 著

管子惕若齋集四卷續集二卷

明萬曆刻本

惕若齋集叙

乾九三之繇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而文言申其義曰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夫乾之六爻皆龍德九三獨不稱龍而稱君子何也其微詞也以龍德而處重剛不中之地孰有諒其爲龍者而聖人亦微之也曷謂重剛不中六龍惟二五爲中位有君師之象焉三介兩乾之間欲革未革而下體復爲上體所壓危地也匪君匪師不尊不信

序

有力者得而扼之有喙者得而嘲之非但難乘飛見之龍抑亦求如潛龍之遯世而不可得獨幸位非亢極尚有遠悔之道耳道何在曰在惕進德脩業正已而不求於人所以雖危無咎也余德不龍而立朝之迹頗近於亢亢則當反於潛故自己卯歸田之後頗學昔人之逃禪而以檀度銷素餐之耻則又有從而汚鱗之者益余之所畏正重剛不中之危地也道在以惕居潛而進脩實多滲漏其獲咎也宜矣初以志在於

潛不敢妄意見龍善世之業故盡掃雕蟲扁一窩曰退居齋而學息機焉有所裁荅漫不留藁僅存師友密劄數通而助作佛事俚言則有流入禪林者迨己丑而有魯論訓義幾條緣感別兆而作然不敢以示人也時有故友平厓張子與余論易見而詫曰子亦斯文中人何乃甘自廢棄而不爲後死者地乎盍少留副墨以代家乘余爲之憮然嗣是稍存訓古蠶詞及應酬尺牘終以性懶作書書懶起草什不存其二三而

序

二

存者旋復散逸偶於病餘憶張子之言感海內仁賢之不我棄也摘其頗關世教者筆之以示後昆因更退居齋曰惕若齋勵我後人永毋忘乾惕之一念云

萬曆丙申蜡月庚辰吳婁管志道識

惕若齋集目錄

卷一

奉復天臺耿先生筆示排異學書凡十二條外附

錄先生與吳少虞周柳塘書

奉謝先生書儀兼聆譯異權子二編

續荅先生教劄中意

奉謝先生惠胡廬山公誌銘

奉復先生見荅音問稀濶書

問候先生道體書

惕若齋集 目錄一

復徐大參魯源公書

復李中丞見羅公赴漳後書

托耿克念轉致見羅公書

托翟從先轉致見羅公書

荅見羅公論乾龍義

又惕見二龍乾義附錄見臺公來書

荅萬光祿思默公書

復許少司馬敬菴公書

管子惕若齋集卷之一 尺牘

吳婁管志道登之甫著

門人 王大亮 校

張浩

奉復天臺耿先生筆示排異學書 甲申

某白。客冬辱翰教。謂某往年所爲。不免見小欲速。此真實警策語。以某自省。不獨見小欲速已也。尚有沾帶焉。蓋由未透孔顏知幾之脉。以至於此。致令天下胥目爲不中不和之士。負師教

惕若齋集 卷之一

多矣。今春偷閒山寺。懺悔前愆。而覺種種習氣難銷。鎔處適詹孟仁來。復聆教劄。深痛近來學儒學佛之弊。併以所貽吳少虞周柳塘二君子書見示。且命與敝處名賢深造有得者。一一批駁。真是良工心獨苦也。詳味書中所云。其所感慨深矣。中間一段精誠。可質鬼神。而持論明白正大。切中末學隱痼。孔孟復生。亦當點頭。某方愧無能爲贊。卽敝處所推深造有得爲師所愛重者。亦必以爲先得同然也。吾師既虛懷俯詢。

當錄送諸君。商確異同。從容奉復。今畧述愚見請正。

一

師所稱鄧老者。某未聞其名。亦未見其書。然觀吾師深惡痛絕之語。想其人必窺見禪宗一班。而曠達自恣者。縱悟罪福性空。其流亦必認賊作子。而况影響未徹者乎。伶俐後生。易中其毒。宜師之苦苦爲辨也。此等去處。斷非口舌所能奪。將亦氣運使然。焚坑之後。黃老熾行。節義之

楊若齋集

卷之一

二

末。清談競起。儒老兩敝。達磨西來。禪勝儒劣。濂洛返本。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下崇尚程朱之學。則雖混濁如胡元。實啓國朝大明之運。二百年來。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則聖祖崇尚程朱之效也。氣運人心。而至今日。益有大可憂者。程朱其衰矣。挽得耶。國脉。挽不得耶。非吾儕所忍言也。鄧老特其中小小么麼耳。孔子之時。亦有原壤登木而歌。夫子若弗

所人疑焉。第應之曰。故者無失其爲故。要之孔子救世心極切。而原壤以解脫應之。亦孔子之用神。故不忍拒。亦不屑拒。至孟子而始拒之。蓋原壤卽楊朱之別支。其不拔一毛而利天下之意正同。特有矜行與不矜行。聚徒與不聚徒之別耳。孟子畧壤而闢朱。爲其道盛行也。今考楊朱師老子。其生不後於孔子。而孔子亦不之拒。則以其爲已之學。不大悟於聖人。故存之。而孟子則以無君究其弊也。孔孟之所

楊若齋集

卷之一

二

同斥者。鄉愿耳。鄧老豈今之原壤乎。是孔子所有。而孟子之所畧者也。其毒能中根。後生未必能中豪傑之士。吾師深以爲憂。殆亦借鄧老以警后學之流禍耳。反覆前後書詞。則少虞之舍已從人。柳塘之調停異同。隱然溢於言外。不害其爲有道者襟懷。卓吾之清德苦節。當於古人中求之。且在屢出屢視。天地如逆旅。豈鄧老拖泥帶水之禪。可同日語。而吾師乃以闢鄧老動卓吾之怒。何也。此其幾微。不在一時而在

平日不在有言而在無言也。居今之世求如古人之目擊道存誠不可得。若是門以內人必撇去遮蓋光露本色。而後彼此有受薰處。程伯子與王荊公論國事。荊公謂伯子曰。御史之言如上壁。伯子應聲曰。叅政之學如捉風。伯子最有含蓄。又與荊公學術不同。而能相狎如此。其平日所感微矣。卽無論程王已。近年大洲趙公與五臺陸公論佛法不合。輒至大開。明日相遇欣然復辨。蓋依稀上殿如虎下殿不失和氣者。此

惕若齋集

卷之一

四

古人之遺標。而酸儒猾子。或哂以爲粗。雖與卓吾自處。豈在兩公下。而形迹猶有存者。此其之所未解也。竊觀吾師之惻然爲人處。卓吾之超然自得處。其中自有大同者在。楚恠兄素稱超悟。又自許愛人以德。而不能於兩味藥中作一甘草。何也。無乃陽輔吾師。而陰有中於鄧老之毒者歟。讀師書。至爲人父祖。不能以聖賢中正之學。裁其子弟質性之偏。又從而導之任情恣性。以益其殘刻跌宕之愆。此心何忍。又謂

宗黨饑寒困苦。視之不能加惜。復能正其過失耶。不覺毛骨竦然也。

一

師書中云。鄧老謂宋儒順事無情。猶沾帶。貶損陽明爲未了情念。中庸亦情緣未了。不超生死者。其誕妄若此。彼第執其尋之了不可得者。爲心爲道。視倫物之顯。人情之至。皆爲塵迹。是以視六親眷屬爲魔累。以任情恣慾爲率性。以克己自反改過遷善爲輪迴。某謂此非獨鄧老之

惕若齋集

卷之一

五

見也。唐宋以來禪家俱有此見。蓋禪家之未儒閥而輕議儒。猶儒家之未窮佛闢而輕議佛也。師譬之村童野老。偶覩都城靡麗。輒便驚詫。張皇誠然。誠然使悟毘盧法界。普賢行海。必不作此解矣。覓心了不可得。此是出生死處。菩薩既出生死。卽隨順衆生入生死。出生死之謂闢佛知見。入生死之謂行菩薩道。未有不開佛知見。而能行菩薩道者。亦未有不行菩薩道。而能圓滿菩提者。達磨慧能諸禪宗。直指人心。所謂

開佛知見。出生死者也。中庸達道達德。三重九經等事。以及六經語孟種種大聖賢作用。所謂行菩薩道。隨順衆生。入生死者也。若未見真性。而以生滅心求道。則改過遷善。委未離乎輪迴。既見真性。而以了生死心修道。則改過遷善。即成菩薩行矣。惠能十二時中。常見已過。大乘初住菩薩。斷無明。至等覺而始盡。故謂見性之後。即無過之可改。無善之可遷者。非真見性者也。且一乘之教。萬善同歸。縱未見性。而從事於改

惕若齋集

卷之一

六

過遷善之學。亦是了生死之因。久久純熟。自然自見。豈同彼任情恣欲者之輪迴難返也。然則宋儒之沾帶與否。陽明之了情念與否。自在於君子獨知中。不必強爲之懸斷矣。若以順事無情之語爲沾帶。以中庸爲不超生死之書。則亂道也。其以順情恣欲爲率性。尤屬魔說。將斷菩提種子。無足置辨。獨視六親眷屬爲障累。則四十二章經中。亦有此意。然而對小機言也。非稱性之極談也。佛雖令比丘辭親出家。而當其

說法。具人天畢集。廣設方便。比丘特應法中之一類耳。釋迦既示同比丘之迹。於是金粟如來復現維摩詰身。示同居士之迹。以表六親之不障道。而釋迦亦先有妻有子。後引入道。當涅槃時。因母摩耶夫人號慟悶絕。即從金棺起。合掌問訊。安慰勿泣。且示阿難曰。爲將來不孝衆生故也。豈果以六親眷屬爲魔累耶。且諸佛度盡衆生。而反遺其眷屬。寧有此理。其勅比丘出家。則所謂先令出生死。而後隨順衆生。入生死者。

惕若齋集

卷之一

七

也。稼圃。人道之所資生。而孔子鄙樊遲之請學。妻子。人道之所自續。而釋氏聽比丘之出家。蓋必有不學稼圃者。而後可以安天下之爲稼圃者。亦必有不戀妻子者。而後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其教意宏以遠矣。然而造理欲圓立範欲方。孔子斷不以所悟圓融之理。而易春秋之法。吾師所謂升車者多指則亂。登舟者兩跨則溺。自是菩薩語也。愧其不能擔此大任耳。

一

師謂彼氏之教。起念發端處。原自不同。彼祇爲生死一大事。欲了此耳。吾儒所謂道。合天人一微顯貫虛實。統性情而爲言者也。此一段義甚精細。但幾微疑似之間。某猶願有請焉。夫兩家之出。奴入主久矣。嘗不揣而爲之斷曰。禪家小吾儒之學。止於應世。未超生死。固是不知儒。儒家外佛氏之學。止爲生死起念。入於自私自利。亦是不知佛。夫所謂生死者。蓋生滅心也。一有自私自利之心。即入生滅。豈能超出生死。若儒

惕若齋集

卷之二

八

家不超生死。而以生滅心應世。即是名利上起根。亦屬自私自利。曷名爲聖。蓋兩家聖人。同欲普度衆生。同欲度衆生。出生死海。無可疑者。然而立教之所以異。何也。以衆生之機緣。感聖人之願力。自不可得而同也。釋迦本願。爲衆生一大事。因緣而出。故捨輪王位。作人天師。究竟涅槃。令人直趨性海。蓋窮天地生生之本。以爲教者。安得不示比丘之迹。至於治世法。則付之國王大臣矣。夫子本願。爲天下無王。因緣而出。代

內秘菩薩。外現素王。整理頽綱。令人各正性命。蓋順天地生生之機。以爲教者。安得不標儒學之宗。乃其究竟法。則終歸之佛乘矣。子思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是也。法華經云。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曷嘗外人倫物理哉。六度萬行。觸事而真。即天即人。即微即顯。即虛即實。即性即情。照而常寂。則無適非中。寂而常照。則無適非和。其究至於事事無礙。如吾堯舜周孔事業。總歸於菩薩道中。乃三祇劫中。刺

惕若齋集

卷之二

九

那佛事也。儒者不察而付爲自私自利。其量也已。若謂吾聖人不於一大事起念。則其誣。朝聞夕死。是何宗旨。曰空空如。曰毋意必固。我是何心境。汲汲皇皇。轍環天下。皆無緣之慈。出生死而欲拯人於生死者也。從古及今。除此一大事。更無學術。更無事功。孔子其能違諸所。以不說破者。可使由。不可使知。故也。流末旣遠。返本爲難。聖人姑順世法。約其情。而徐引之於菩提性海也。堯舜諸聖人。並顯君師之道。而洙

泗水以所道明君道。東土諸聖人。多顯經世之
法。而世法該世法。權實不同。總爲
一大事耳。大槩理必全。事必偏。聖人於全中示
偏。偏中顯全。不過逗機度生。而功亦不必俱自
已出。易傳中稱吉凶與民同患。知來藏往之聖
人。則歸諸古之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蓋孔子
亦有所推讓焉。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堯舜可
祖。則佛亦可祖也。第其憲章。則不於堯舜而於
文武矣。後儒知孔子之大。而不知孔子之所以

楊若齋集

卷之一

十

大漫曰。賢於堯舜。生民未有云爾。不幾於重父
而輕祖乎。然所以啓紛紛異同之論。亦自有故。
佛說因果。而夫子不說因果耳。說因果。故十方
三世。塵塵佛刹。滿盤托出。不說因果。則依於庸
言庸行而已。子不語怪力亂神。因果神理也。夫
子顯庸言庸行之教。重懼怪之亂神。則并其神
理而含之也。然百世可知之說。遊魂爲變之說。
蓋亦微露其端焉。且知命之後。心境已神。其所
存而不論者。豈後學能窺其際也。禪家乃謂吾

聖人不知因果。而儒家又泥聖人不言。遂謂因
果爲謬。竊以爲必破此藩籬而後可窮道妙也。

一

吾人學唯求知。不必稽行。此語從中流出。而
實暗合文成公知行合一之旨。吾師云。知是隨
行。行卽在此。知中。則尤親切痛快矣。蓋此心
了了常知。耳自能聽。目自能視。遇父便孝。遇君
便忠。寧復有知外之行哉。此固入聖正脉。而究
其極。亦非聖人不能臻此實際。古人雖透此機。

楊若齋集

卷之一

十一

而照人氣質偏重處。則多從第二義說。如譚命
云。知之匪艱。行之唯艱。程子云。先明諸心。知所
往。然後力行以求至。夫子亦曰。道之不行也。智
者過之。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是亦分知行而
言之者。蓋智者知之過。則知外必有行。賢者行
之過。則行外必有知。未可泥定不必稽行之說
也。然則柳塘云。真知者。無不能行。此言亦足以
相發矣。

一

卓吾曰。佛彈指可成。柳塘則曰。體驗一生不盡。吾師既以欲仁仁至死而後已。兩重公案印之矣。某敢復添註脚曰。彈指成佛。成體驗一生不盡者。方是體驗。一生不盡。體驗指而成者。方是。

一

卓吾云。佛以情慾爲性命。此言委有所本。釋經云。一切衆生。皆以淫慾而正性命。即所謂無明實性。與孟子口之於味等性相合。然釋家言性最活。又有所謂圓成實性。寶明妙性者。則孟子

楊若齋集

卷之一

十一

道性善之性也。命字。儒家通理氣數言。而釋家則專就死生壽夭言。要之不可思議者爲命。不可移易者爲性。則儒釋所通訓耳。吾師前所析軻書性命之義。精矣。獨以率性爲統率之率。理趣雖深。而訓字近巧。恐不如循字之訓爲妥。蓋率由舊章之率。亦循義也。師豈以氣質之性。不可循。故以統率訓耶。竊謂天命之性。正所謂天然自有之衷。禪家謂之本來面目。循之何適。非道。若以性兼善惡。循善爲道。循惡爲非道。則釋

與有不斷性惡而證菩提之說何者。惡業可斷。惡性不可斷。若惡性可斷。則善性亦可斷也。性是善惡之統宗處。性譬則水。善惡譬則波。波不離乎水。而水非波也。陽明先生云。無善無惡。心之體。心之體即是性。循其無善無惡之本體。是謂至善。譬如禹之行水。豈不是道。幾一分於善惡。猶水動而爲波。於是有捨惡趨善之教。則皆脩道中事矣。此落草之談。而三教門徒。輒以性命二字爲奇貨。吾師後學儀刑。似亦不當示人以朴。故以請正。

楊若齋集

卷之一

十一

卓吾云。人與天地風雲禽獸草木。總是一箇太。能見此一箇。無處不是佛。師謂與程子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意合。此實究竟語。而某則嫌卓吾出口之太快也。到此地位。一毫習氣。容不得。一毫知見。攬不得。釋迦明星悟道。悟及此耳。顏子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其庶幾乎。蓋平等心到箇極處。而後可以當此。如卓吾者。謂見此

此滋味則可而浪以利器示人恐長後
生狂見且有言不顧行之愆某往年於燕邸寤
寐間恍若有悟於不離菩提樹下而徧昇天宮
境界然而不敢任也何者習氣種種行不副其
知也卓吾平日超脫固非其所敢望然觀其見
衲子則濃見儒生則淡見同志則親見異志則
疎是平等心猶未到箇極處而可自任無處非
佛乎即象山纔一警策便與天地相似之語亦
未見孔子平日有此快口也

惕菴齋集

卷之一

古

佛無分別吾師之辨誠確而柳塘亦非誑語
剛經云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佛說
法時先列大菩薩次列天王次國王大臣居士
長者次比丘優婆塞等位序森然豈無分別至
於斥小乘訶外道開權顯實尤是大分別處第
其寬親平等絕無人我之見即謂之無分別亦
可也然觀柳塘此語似有所規諷然者即規諷
之心亦從分別中出而果出於至誠惻怛則不

得謂之分別今吾儕不難於有分別而難於無
分別師亦不必於此深辨矣末後糠粃屎尿與
家常茶飯攪作一盂之譌此亦誚後生之浮見
則可若究其實則所謂道在糠粃等語蓋指法
身遍一切處與中庸鳶飛魚躍語小莫破意同
今溷與佛無分別攪作一團公案恐又不免爲
有識者所譌也

一

師與柳塘書謂孔子之學是其性巧灼見大中

惕菴齋集

卷之一

五

之極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
不遺今吾儕業已在範圍曲成中即欲自外而
不可得特日用而不知耳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矣而柳塘以師稱引白沙陽明等語証懲忿窒
慾之學爲落宋儒窠臼則某亦竊病今之輕議
宋儒者天生大聖賢每在世道升降之際大聖
賢學術必默睹風會之流而巧中其機蓋不以
一已超見爲學術而以天下人心爲學術是以
謂之命世巢燧羲軒而下易地皆然豈必孔子

爲獨盛哉。特衰周以後之天下。非春秋之法。不可治。非庸言庸行之教。不可率。孔子覲破此機。而樹之的。而其學復至於從心不踰。是故言學。言治皆準焉。蓋極春秋以後之氣運。非孔子之道不可也。孟子知其然。不覺推尊稍過。亦是衛道者合當如是耳。嗣後如王文中。得夫子之大矣。周元公。得夫子之精矣。程伯子亦其亞匹焉。然而其道俱未顯。至朱晦庵而始暢。何也。末世眼孔窄。故道大則難容。末世心竅粗。故道精則

惕若齋集

卷之一

十六

難入。晦庵之學。處於大小精粗之間。其以居窮理爲脉絡。而以忠孝節義爲隄防。最得春秋家法。以樹末法衆生榜樣。真命世之豪傑也。我朝用其學。而治二百餘年之天下。有以矣。晚年盡掃枝葉。返於性真。尤是大勇不可及處。而所造亦自難量。陸象山者。晦庵之爭友也。王文成者。晦庵之忠臣也。天柱二先生補闕拾遺。以備斯世斯民耳目。若五味之相濟而後和。後儒不察。噉二先生之餘吻。攙摹禪宗之狂解。遂輕視

晦庵之學。而相咲入其窠臼。堤防一潰。不至於無父無君不止矣。近李孟誠氏標大學脩身爲本之宗。謂原是調元之聖劑。今爲補虛之上藥。殊得此意。孔子曰。吾從周。而子貢尊夫子。則曰。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今日崇晦庵之教。所以從周也。尚論周程以上。巢燧以下。及於釋老二宗。所以等百世也。則柳塘所云。又自不妨相爲用矣。

惕若齋集

卷之一

十七

師與柳塘云。弟所謂學孔子者。亦即其心之所安者學之。非慕其美名。效嚙學步爲也。兄若出其性巧。別創一般學術。別整一般家法。能軼孔子。弟亦願學焉。師言及此。其心至虛至苦矣。竊謂儒者誠未能別創一法軼孔氏。而孔氏時中之學。則亦不類世儒所見。夫子論逸民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蓋曰。可夷齊則夷齊。可惠連則惠連。可仲連則仲連。仲連云爾。非以夷齊惠連等爲偏行。擇處於不夷不惠可否之間。如子莫

之中也。亦非謂今日夷齊。明日惠連。後日仲逸。而以身備諸格也。老子曰。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爲心。其亦曰。聖人無用。以逗百姓機爲用。乾卦六爻皆龍。有隱顯而無高下。聖人乘焉。如武王太公。行飛龍之事。則夷齊便行亢龍之事。孔子行見龍之事。則老子且行潛龍之事。聖人逆行順行。原無定格。曷嘗擇一中道。投天下後世衆論之所趨者。置身其間。入鄉愿之窠臼也。後儒曰。孰爲偏。吾捨之。孰爲全。吾宗之。何異執指。惕若齋集

卷之一

大

爲月乎。孔子應運而生。拯衰周以後之弊。春秋以誅亂賊。明道術以正人心。其時然也。其言曰。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又曰。天下有道。則不與易也。則亦何成心之有。故有作春秋於禪受之朝。則逆矣。繫辭傳於負圖之世。則鑿矣。環轍迹於歸馬之時。則悖矣。開講壇於制禮作樂之會。則妄矣。當今之時。晦庵之學。旣爲陽明所掩。陽明之學。又爲顏何等所蔽。執楊墨之公案。以攻佛老。真如螳螂拒轍。通釋老之心法。以入

聖學。將又不龍不蛇。專倚儒宗。必藏名利之根。而不反於性命。旁求禪理。仍長虛狂之見。而反遺其庸德。然則今日之春秋。又自有在。不知孔子當何以措手也。

一

子禮云。有此道理。難過日子。而柳塘云。無此道理。難過日子。兩言正互相發。而吾師自謂兩受用之。於有道理時。觀其竅。無道理時。觀其妙。此是師自道語。調心到恰好處。正所謂必有事焉。

惕若齋集

卷之一

九

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也。然而下兩時字。則恐尖刻。禪家又將以爲未了義之談。道德經中常無觀妙。謂無中觀有。常有觀竅。謂有中觀無。不有不無。正是道體玄玄處。亦是用心恰恰處。與釋家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意同。原非二物。亦非兩時。今吾師所謂有道理者。必指有主意時言也。有主意時而觀其竅。則所過者化矣。所謂無道理者。必指不着意時言也。不着意時而觀其妙。則所存者神矣。自愧用心未密。懂懂往來。

豈能臻斯實際。然師分爲兩時。恐人不知爲密。切工夫。而反以爲支離影響。將爲之駁曰。有道理時云者。謂有主乎。謂有物乎。有主則虛。何事觀竅。有物則窒。竅豈能觀。無道理時云者。謂無物乎。謂無主乎。無物自妙。妙何用觀。無主則馳。將何觀妙。貴境諸英。旣能入鄧老之言。必能創尖刻之論。某是以不辭口過而妄爲之忖如此。蓋亦有感於立言之難也。

惕若齋集

卷之二

幸

師末後辨鏡云眼孔易開骨根難換至哉言也
讀至此而不惕然動者便是歪骨

附錄

耿先生與吳少虞書

近聞後生小子同聲附和
誦兄糊塗余大爲兄憤恚

中夜不寐撫枕循省余之知見伎倆無分毫有
加于兄至其反躬實踐處則愧於兄甚甚念兄
自向學到今廿年間細細檢點未見兄有不矜
之行衾影之愧乃余則惡於志而疚于中者多
矣此余脩之身者不及兄也載觀兄家庭之內
弟姪孫子恂恂友愛肫肫同風推及一從再從
視其過失灾患若疾痛在躬然者乃余竊祿於
朝已幾何年而宗黨饑寒困苦尚漠視之不能
加恤况復能正其過失耶此行之家者不及兄
也又四境之內巖叟峻氓爲兄薰之而善良者

不知我人矣乃余曰揣焉惟恐傷人害物之不
免况復能志於化鄉導俗之事乎此余施之鄉
邦者不及兄也後生小子以兄爲模奎則余之
糊塗滋甚顧以兄之善惺惺焉惟恐兄信之不
篤居之無恒惟之不廣耳而後生小子乃妄云
云豈以道不必脩諸身行之家推之鄉邦耶想
彼低謂兄於鄧老一班學術未之通耳果爾余
唯恐兄之不糊塗也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
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大誦讀其言於數
千百載之下吏考其行於數千百載之上方爲
知言彼鄧老以殘忍傲醜之行爲是波濤邪遁
之語兄猶錄而玩之此則竊疑兄少糊塗耳夫
近世上大夫好佛者如吳旺湖陸平泉之修潔
近佛之清淨趙大洲陸五臺之剛簡近佛之直
截羅近溪之寬和近佛之慈悲皆就其賢之所
近入佛語而投其所好余未嘗不敬之愛之也
乃鄧老之行兄獨未之聞耶余往醜其人不敢
視其言茲于兄錄本偶一攝之擇其大旨曰見

惕若齋集

卷之一

三

性其見性之要曰了情念其本教然也即其
考之渠家有先世七喪不舉有女踰笄不嫁
首而遊四方性在我里也其子間關萬里來省
而不之恤其於情念誠斬然絕矣乃其高笋
寺之所爲有不可道者此獨非情念耶彼亦自
求諸心而不得也乃又爲之說曰色慾之情是
造化工巧生生不已之機云云夫古先聖人
既知此故經之以夫婦之倫正之以婚姻之禮
謹之以同異之辨嚴夫內外之防若是其詳且
周者乃所以盡人之性而正人之情也彼乃又
曰遇境不容不動既動不容不爲又曰惡聲者
瞞昧不肯言愛生者強執不敢爲皆不見性云
云嗟嗟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如其言將混而無
別縱而無耻窮人欲滅天理致令五常盡滅四
維不張率天下人類而胥入于夷狄禽獸矣彼
蓋自欲飾蓋其醜不知淫邪而遁至此也夫文
子天性彼以爲情念斷絕之矣乃男女之欲
以爲天性之至情何也男女之欲固至情之不